

中国当代文学·新作家丛书

HONGLIYU

HONGLIYU

红鲤鱼

张建平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红 鲤 鱼

张建平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当代文学·新作家丛书/莽汉主编.

- 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1.2

ISBN 7-80094-882-X

I. 中...

II. 莽...

III. ①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②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7054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)

电话:67793460 邮编:1000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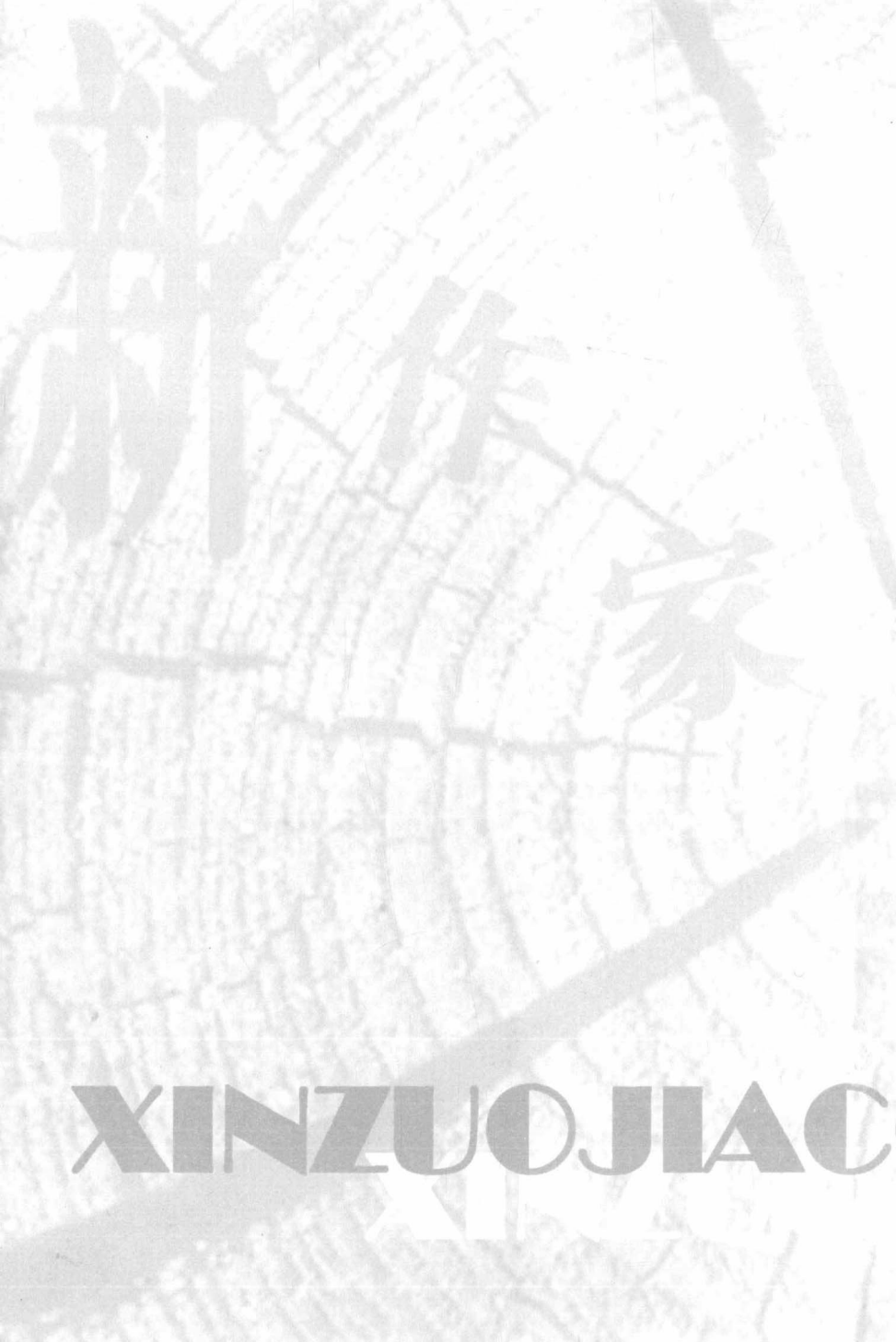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市朝阳新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3.125 字数 1569 千字 插页:2

2001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200 套

定价:130.00 元



新作家

XINZUOJIAC

新作家丛书

主编：莽 汉

副主编：李建华 慷 慨

执编：慷 慨

丛

ONGSHU

序

张 炯

鲁迅曾说：文学是“照亮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”。可见文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。文学作为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，作为语言艺术，它以人为描写的中心，从审美的视角，不但表现人的性格、行为、思想和情感，表现人与人的关系、人与自然的关系；而且对人总充满人文的关怀、充满对于人的爱心和理想。它总不同程度地反映现实并倾诉对于现实的不满，追求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所以，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起着鼓舞人们前进，升华人们的精神境界，推动人们去改造自己 and 改造生活环境的作用。

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经历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期。我国历来是个文学大国，可谓作家如云。现中国作家协会便有会员 6600 余人，加上地方作家协会的会员，人数已超出五万。如果再加上从事业余创作的文学爱好者，数目当不下几十万。目前中国作家已是六代同堂，本世纪“五四”后涌出的作家尚有巴金、臧克家、钟敬文等健在，而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也已大批登上了文坛。进入九十年代，青年作家更如雨后春笋，在全国各个地区纷纷成长。他们先是在地方报刊上发表作品，然后到省一级乃至中央一级的报刊发

表作品,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然而由于多种原因,青年作家出版作品集往往十分困难。因此在新世纪到来之际,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筹划出版了《中国当代文学·新作家丛书》。旨在进一步促进文学的繁荣,发掘新人,为新作家创造作品结集的机会,以有助于全国的读者更早也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家,同时也能更好地鼓励和促使他们成长。

经过编辑的努力,现在这套《中国当代文学·新作家丛书》终于出版了。丛书的作者有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有的是地方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有的以农村为背景,表现农村人们建设新农村、开创新生活的坚强信念;有的以爱情故事为主线,歌颂普通人的人性美与人情美;有描写企业所面临各种复杂问题的企业文学,有记述乡土风俗、言情绘景的散文和游记;有阐释人生、思考命运的诗歌作品,有关心文学、关怀文化的文学评论……。丛书内容丰富,体裁多样,风格各异,色彩纷呈。

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不但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的世纪,也是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继续得到推动的世纪,更是科技越加发达,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世纪。在这新世纪里,中华民族一定要有所作为,一定要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。我们不但要建设高度发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,还要建设高度发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,包括文学艺术。这样的宏伟目标,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去共同完成,也需要全国各个阶层和团体去共同努力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作为全国性的学术团体,虽然力量有限,但诸多同仁也都愿为促进未来文学

艺术的繁荣尽一点绵薄之力。这套丛书是我们计划做的多项工作之一,我们希望能继续得到社会的关心和支持,从而使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更好地推延下去。我们同时期待创作了更多好作品的作者,踊跃地加盟这套丛书。我们也竭诚欢迎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。

最后,感谢大众文艺出版社、中国文联出版社等出版单位为此套丛书所付出的辛劳和努力。

2000年12月20日

(张炯: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、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。)

目 录

序.....	张 炯(1)
红鲤鱼.....	(1)
老 师	(25)
心之旅	(54)
雪茫茫	(73)
雾	(84)
家 园	(96)
叶 子.....	(106)
遗 爱.....	(116)
一 天.....	(122)
姥姥的儿歌.....	(130)
偏 瘫.....	(138)
茶.....	(143)
外 公.....	(157)
报 复.....	(160)
骗 子.....	(163)
蓝色的温柔.....	(167)
小偷的杰作.....	(171)
开开心笑.....	(173)

籽.....	(175)
口头禅.....	(178)
买 草.....	(180)
送 礼.....	(184)
标准件.....	(187)
弹 簧.....	(189)
后 记.....	(193)

红 鲤 鱼

咱哥是共产党员，标准的唯物主义者。他反对迷信，当他面对婚姻大事，外公提出请人查看日子时，他的脸都涨红了。他坚决地摇摇头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们就坐下来商议。那是正月里的最后一个星期天，郑姐、郑妹、郑弟冒雪从城里赶回公社，家里人一个也不缺。屋里生着炉子，水壶刚刚冒着热气，开始发出滋滋的响声。外公的建议，虽然遭到咱哥的抵制，但外公并没有生气，他那黑瘦的脸庞依然笑眯眯的，就像他领着小时候的咱哥，在坡里放猪时一模一样。只不过是，他不愿再说话，他每隔一段时间，就剧烈地咳嗽一次，吐出一口浓痰，然后费力地喘息。

其实，在外公眼里，咱哥是最亲也是最受欢迎的人。也只有咱哥，才最有资格顶撞外公。从小学一直到初中，每年放了秋假，咱哥都要到远在下乡的外公家里去。他跟着外公放猪、拾草、切晒地瓜干，似乎已经成为外公家里的一个成员。每当生产队里分粮食的时候，看到咱哥到了，会计就大声吩咐说，先分外甥的吧！

可是，有一次，外祖母却朝着外公发火了。原因是外公背着外祖母，将咱哥从炕席底下偷来的两个五分钱的硬币，又要了回去。咱哥受了惊吓，躲在屋里偷哭。外祖母将咱哥搂在怀里，故意说给外公听：“别哭了，我去烙油饼你吃。”

咱哥吃了油饼，一点也没有忌恨外公。第二年秋天，他又去了外公家，外公事事都顺着他，祖孙俩早把那段纠葛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外祖母先于外公去世。我们知道，外祖母最疼爱咱哥，那时家里经济拮据，偶尔碰上吃顿好饭，外祖母总是偷偷留出一块，过后悄悄塞给咱哥。有一个年三十的下午，外祖母炸油条，我们姊妹几人围着油锅，兴味盎然地闻着满屋的香气，口里的涎水不知不觉流出来。第一根油条捞上来，外祖母首先递给咱哥，咱哥吃到第三根的时候，我们每人才分摊上一根。谁知咱哥由于吃得太多太猛，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，看着碗里的鱼和肉，居然吃不下去了，我们就极其开心地笑了一晚上。

我们对外祖母的偏向虽然看不惯，可咱哥毕竟为家庭出力最多，他有时候得点小便宜，时间长了，我们也就见多不怪了。

咱哥是家里最大的男孩。咱是双职工子女，那时父母都有工作，子女又多，家里的事几乎顾不上，外祖母有病在身，一惯受宠的咱哥便成了家里的三把手。可实话说也数咱哥干的活最多。买煤、买粮、挑水、拾草等苦活累活，都是咱哥的。咱哥最怕冬天，怕滴水成冰的日子。结了冰，屋后东北角的那口老井，不仅井深，需用一条很长的绳子，而且

四面井沿滑溜溜的，提水时须格外小心谨慎。因此每逢雨后或雪后，咱哥那瘦小的额头，就又蹙起了细碎的皱纹。

我们也知道，咱哥也怕外祖母，怕外祖母手里的那根笤帚疙瘩。这根笤帚疙瘩，在天不亮的时候最管用。因为每天早晨，咱哥那缺斤少两的屁股上，无一例外地要承受一下它的重量和爱抚。

“起来，起来！”随着这喊叫，外祖母的笤帚疙瘩就狠狠地拍在咱哥的屁股上，咱哥一骨碌就从炕头爬起来，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，屋内还黑乎乎的，只是窗帘上挂着一线光亮，就嘟囔说：“天还不亮，再困一觉吧。”说完又歪到炕上，呼呼地睡了过去。外祖母无限疼爱地忍了片刻，再次把咱哥捶醒，这次是决不饶恕了，屁股也承接不起了，咱哥只好极不情愿地爬起来，草草穿上衣服，叫醒郑妹，挎上提篮，拿起铲子，就在灰色的天幕下，到西山挖野菜去。

咱哥和郑妹沿着一条闭着眼睛也能捉迷藏的小胡同，经过胡同边一棵老槐树和树下那眼幽暗的水井，就来到村外了。这里很少平坦无垠的田畴，周围全是高低起伏的大山，一条羊肠小道冷冷清清地绝无行人。村后的那片沙地里，嫩绿的地瓜秧子纠缠交错，紧挨着的另一块地里，风吹着玉米叶子簌簌作响。

到西山去必须趟过一条不宽也不算窄的河，赤脚浸在河水里，已经感到些许的凉意，嘴里会情不自禁地吸进一口冷气。脚下的沙子异常柔软，但也有些呲牙咧嘴的碎石硌得脚底生疼，冷不防还有小鱼擦着脚脖子嗤溜滑过去，让人觉得舒坦极了。山里早晨的空气自然是好，新鲜湿润，甜腻

腻的，还有一丝海风的气息。

到西山去，恐怕要走二里多路。咱哥和郑妹几乎每天早晨都要在这个时间，被外祖母喊醒。咱哥很少怕什么，怕的就是外祖母手里的工具。有一次，咱哥把那件工具藏匿起来，谁知外祖母很快又找到一把新的，咱哥看事不好，一溜烟跑了。郑妹也非常讨厌外祖母，但她的脾气倔，总是一声不响地爬起来，跟在咱哥的身后。

挖野菜干什么呢？不就是喂那几只兔子，靠它贴补家用吗？可在外祖母的眼里，兔子是最重要的。于是，咱哥和郑妹赌气上山了。山里的世界很安静，见不到人，偶尔会有几只小鸟鸣叫。山上的雾非常大，咱哥走在前边，边走边挖。从山脚底下，挖到半山腰的时候，咱哥的裤角和上衣袖子就全湿透了。咱哥和郑妹不知不觉地就上到了一个小山头，接着就又向北边一个更高的山峰挺进。咱哥和郑妹几乎每天要翻越几座山，等把苦菜、地菜挖满了篮子才下山，吃完早饭后再去上课。在空寂无人的群山之间，咱哥和郑妹一门心思挖野菜，从来不知道害怕，也早把烦恼和郁闷不知丢到哪儿去了。这时，在不经意间，橘红色的阳光透过薄雾，射在咱哥的手上，又落到满是露水的鲜嫩的野菜上面，恰恰就有一棵开着黄色小花的山菜花瓣儿，一接触到阳光，几滴晶莹的露珠便颤动着滚落下来。寂静的大山里，山雀开始啁啾，它们灵活地在松枝上跳来飞去，有时离咱哥很近，一伸手就能捉住。咱哥翻越了两个山头后，西边还有两个更高的山峰同这儿遥遥相望。此时，菜篮子已经满了，准备回家了，咱哥和郑妹突然就张开喉咙，对着西边的群山，

“啊嗨，啊嗨”地喊起来，立刻整个山谷荡起一片回音。小鸟愣愣地瞅着这一切，一扑楞翅膀飞走了。太阳一竿子高了，肚子咕噜咕噜叫着，咱哥和郑妹似乎听到了外祖母苍老浑哑的喊声，赶紧走下山来。

当然，在咱哥小时候的记忆里，也曾有过几次惊险的事件和没齿难忘的场景。

那些年，咱哥和郑弟经常在村子西边的大河里捉鱼。这条河，河床不窄也不宽，夏天发大水的时候，咆哮浑浊的河流从上游冲下来，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奔腾呼啸而来，那河水的声音被西边一溜高耸的大山撞回来，变得异常惊人，到了夜晚更令人惊心动魄。咱哥躺在炕上，睡不着的时候，就倾听窗外的雨声和西河的涛声。第二天，大人们都跑去看河水，孩子们则被拦在村头，只能远远地观望，他们看见有的大人光着身子，跳进河里捞树木、箱子、木盆之类的东西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。咱哥年龄稍大一些，享受同大人们一样的待遇，但咱哥也不敢靠河边很近，因为岸边的泥沙正被河水一层层地冲掉。

咱哥六岁那年就差点丢了命。那天上午，咱哥和刚四岁的郑妹跑到村子最北头看洪水，这里离村子较远，咱哥看见上游有两个男人，正在河中心一起一伏，似乎在打捞什么东西。那场河水发得很大，浪头哗哗地拍着堤岸。咱哥不知怎么的一点也不怕，想下到河里玩一玩。咱哥终于找到一处陡峭坚硬的全是黄泥头的下水处，那里不知被谁垂直地蹬出了一个又一个脚窝，咱哥用手抓住上面的硬土，挺直了身子，试探着朝下滑，没想到脚窝处滑溜得很，一踏上去，

“嗤溜”一下掉进了水里。咱哥迷迷糊糊喝了好几口水，身子却一动不动，只觉得有一股神奇的力量，将咱哥从落下去的地方，笔直地托出了水面。咱哥赶紧用双手抓住那硬硬的黄泥头，一下子就窜了上来，甩了甩头上的水，看到上游两个大人仍在河心起伏。蹲在岸边的郑妹看见咱哥从水里爬上来，高兴地直拍手，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到咱哥才下水的地方说：“我也下去玩玩。”还未等咱哥明白怎么回事，只听扑腾一声，郑妹就掉进河水里去了，头一冒，便不见了。坏了！咱哥惊呆了，两眼使劲盯住河面，也不知道喊救人，跟着浪头往下游跑。足有二、三分钟，一直没有发现郑妹，大约朝下游跑了有三十米，才猛然看到郑妹的头发从水里冒了出来。郑妹弓着幼小的身子，两手扒着岸边的沙子，像个小乌龟一样，头一伸一伸的，一步一步爬上了岸。上岸后，郑妹喊了一声哥，就跑到咱哥面前，咱哥拉起郑妹的小手，再也顾不上看河水了，一个劲往家里跑去，回到家一个字也没敢告诉父母。

咱哥和郑弟捉鱼，却是在河水很浅的时候。西河只要不发大水，就很喜欢人，水清亮清亮的，看得见河底的一沙一石，也看得见游鱼和小虾。平时这条河一分为二，西边的水深流急，没到膝盖，河里净是鹅卵石和碎石块，岸边常有一些洗衣裳的妇女。东边的河水淌得缓慢，水浅到脚脖，有一条稍大的鱼，便能顶起一股水花来。就在东西两边的河水之间，隔着一片厚厚的沙石，不到发大水的季节，这两条河流就永远流不到一块儿去。毫无疑问，东边的小河正是咱哥的乐园，每天都在这里洗澡、打架、堆沙筑坝，用脸盆淘

净了水拿鱼烧着吃。咱哥和郑弟那天并没捉到鱼，天气很热，水也暖洋洋的，咱哥仰躺在水里，独独让那个小东西露出水面。这时候过来几个女人，咱哥也不怕，就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妇女，笑咪咪地用白嫩柔软的大脚，搁在那上面轻轻地揉，直到揉得那小东西得意洋洋时，才咧嘴甜美地一笑跑开了。午饭后，咱哥和郑弟又躺在河里，咱哥还幻想着那双脚。郑弟却很调皮，双脚交替着砸向水面，溅起一朵朵水花。咱哥玩够了，就把头埋进水里，憋住呼吸，睁开眼睛，清清楚楚地看到水里的一切：细沙、光滑的石子和青白色的小鱼。忽然，咱哥觉得头顶上一阵热流，像有一股热水浇下来，跟着咱哥就尝到一种咸味。咱哥猛然抬起头，愣住了，原来郑弟正双手拿着那个小东西，一边哈哈笑着，一边哗哗地对准咱哥撒尿。咱哥也哈哈笑起来，直笑得弯着腰，嘴里喊着：“真坏，真没羞！”然后，两人一前一后在水里追逐着。说实话，那是咱哥平生第一次，肯定也是最后一次尝到尿的滋味了。

那时，我们家住的是又低又矮的三间旧草屋，雨天天井里水汪汪的一大片，靠近南墙的地方，常见蛇出没。雪天风大，旋转一夜的雪，早晨全堆在门口，需要用锨铲开一条通道。屋后则是一块不小的社员的自留地，基本上都种蔬菜，大多是韭菜、菠菜、芫荽、茼蒿、芹菜、黄瓜、扁豆、辣椒、萝卜和大白菜，冬天什么也不种，掘成一个个白菜和萝卜窖子。我们常在那里唱歌、游戏、捉迷藏什么的。尤其是在有月亮的晚上，我们七、八个人分头伪装，一帮扮演八路军，一帮打扮成日本鬼子，腰里别着木制的小手枪，头上戴着树枝编织